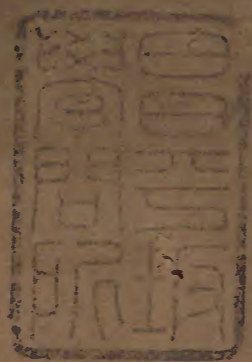


續身譚



			三	漢
		一	二	書
		四	三	門
六	四	一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三	三	漢
函	三	三	書
九	六	三	
架	冊	號	類

小説 四ノ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3
冊數	6 (1)
函號	309 128

309-12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751 306



續耳譚引淺草文庫



耳譚始本於燕都繼梓於建業
而闐而越咸翻鑿焉為是求
者紛々一時赫蹏騰湧夫耳
譚者齊諧之流也乃人人爭先
覩之為快者何為事新而豔語

爽而奇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故見珍於人者若是我余方讀禮家居博極稗史條又觀有續耳譚之未余締閱之大都如張沙羨所云可以勸可以戒可以博物而多識可以解醒而却

昏補其所未備增其所未聞故知是集一出赫蹏又貴市中矣剖劂氏有嘉乎余言遂欣之筆之於簡首云

皆

萬曆癸卯秋月吉日

東汝育和李自芳撰

新刻續耳譚

一卷

祝烈婦

西洋異人

洛伽山靈異

山東耕夫

廟碑自豎

王可交成僊

何烈女

瞽人復明

悍婦

負心報

古制慧林

泰和雷異

汪孝子救父

賸生

英風紀異

因盜獲財

蘭玻

辨卓明卿父

雩龍

卿雲

驅石

婦人在鏡

蘇賊得活

人變虎

虎變

車孝廉救表弟

劉尚賢

羅雙泉

二十八宿

鼈崇

豕崇

俳優滑稽

老嫗騙局

劉方燕巢

黃花晚香

白璫

小團魚

竹崇

石爐下山

節苻

水母神異

梅婦

虎神

雲異

搏虎善息

狗姦

宋翼還魂

阿寄

沈司馬居

孟夏異桂

元宵現燈

銅異

御孫報冤

鑄銅化異

歐陽烈女

玉主

王孝子

女淫男

顏公洞

情死

誤解

囚死出魂

飛閣流舟

雌甲辰絕對

屠邱姑

張解元

男尼

償銀報

廉正者

樟柳神

蘇某忠孝

夏巫忍穢

谷大用問紗帽

尹某西廂記

神龍現體

古鏡

古時人

小姑二身

楊化冤獄案

長洲民仇便

御史大夫吳公

新婦言動

續斷舌

捷洞先生名言二首

顧主事

唐伯虎俚歌

周中立祿命如神

徐縉諱死不講

金華猫

黃河應夢

景德幽瀾傳

因假得真

僧大東幻術

狐子鬼見怪見

韓氏僧妙存

夏桂州相國

分宜子世蕃

夷虜雪冤

張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目終

續耳譚

祝烈婦

德興祝瓊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姚寇虜去瓊不
愛重貲遣人贖之寇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與
幼兒程氏泣謂贖者曰吾終不辱吾夫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
大罵寇怒而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
就而視之見程氏屍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

慈谿劉忭

烏程沈遴奇

沈傲垣

撫東戴君賜

繡谷唐伯成

全撰

叅訂

校梓

日無乳不死族人歸報瓊、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瓊亦終身不再娶祝無功說

西洋異人

大西洋國有異人二一姓利名瑪實一姓郭名天祐俱突額深目朱顏紫髯從渠國中泛海八年始抵東粵居粵十年置產築居約數千金復棄之擔簦至金陵金陵水部一官署多厲鬼入者輒斃二人稅居之無恙也自稱西洋無常主惟生而好善不茹葷不近女色者即名天主舉國奉之為王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一入中國日夜觀經史因著重友論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縷數其最奇者有一天主圖四面觀之其日無不直射者又有自鳴鐘按時即有聲漏刻毫不爽有玻璃石一照目前即枯木顏垣皆現五色光一鐵絃琴其狀方不叩自鳴聲踰絲竹即

考之博古圖並無此製又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層層可被閱乃天主經也其囊若無長物偶需數百金頃刻可辦居數年人莫能窺其淺深瑪實携前數寶走京師獻之今上而天祐猶番金陵若二生者非可以風塵中人目之也

洛伽山靈異

普陀洛伽山大士道場也山有兩住持一曰大智一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真表不持僧律萬曆庚寅郡丞龍君德孚往勘夜夢群生並訟真表罪惡旦日進僧衆曰若曹祝髮居名山乃作種、克悖法無報取蓮經火之令僧衆悉跨馬尋至寺後瞻禮如來甫及門忽兩髀病軟不可舉兩人掖之以入拜下陡發大熱扶入禪舍胞間闕結痛楚不可忍昏憤中見沙門雲擁頃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治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畜官君

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某死矣即有人送三石牛畜官劄子到君辭不受大智亦力為誦經哀祈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中囚繫、並裸卧龍君在焉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是夕家僮于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幢蓋遶君牀而過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夫真表之罪以毀法君之愆以毀經然毀經以翼法猶有善趣也向令他人犯此則永墮阿鼻地獄矣安望此哉見屠緯真傳

山東耕夫

山東有耕者侵及鄰人之壠鄰人與哄擊殺之已抵罪後一年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人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憫其悞斃因命復生曰當為某人子以二鬼送至鄰家房櫳外見婦

人將產曰此即汝母汝從顛門入二鬼即出不聞哭声二鬼復入視曰逃矣時吾匿桁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良久吾生其家門戶事盡知之歷、述說生平事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因訴于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怪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憲副曹金具述之

廟碑自豎

高安字志康山陽人以貢授南宮知縣卓有異政邑南有刺史李冰祠庭有穹碑將仆非百人不可挽安以禱雨至祠祝曰神如有靈碑能自豎當令祠宇一新明日雷雨大作田野霑足碑

亦屹然自立因新其祠掘地得錢六十萬緡以供役事後累陞
官至叅政

王可交成僊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棹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載七
道士遠聞有呼可交名者頃之舟相逼呼可交登舟一道曰好
骨相合為僊一道與之二粟食之其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
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詰之可交曰今早離家蓋
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後絕穀住四明山不出

何烈女

何氏泗州人雖小家女容止端莊父早世母貧病無以存有育
婦僑寓泗上自言通州人詔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而
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淮浦誘以為娼一日番賈人逼女事

之女不勝忿佯許諾良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時
都憲張公聞其事即遣吏往案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去隨
命有司以礼葬之而女之寃竟未得伸已而天旱識者疑為女
寃所致郡守楊公遜為表其墓果大雨三日乃止

瞽人復明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右目繼喪朦然一瞽人
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卧忽見星斗起而稽顙
旬日間兩目燎然異哉鉉性醇質雖權子母而貧不能償往
焚券意者天其贊鉉使勉於善耶

悍婦

烏程閔氏族多懼內大宗伯午塘公之兄號南山者尤甚一日
忤其婦逼之急匿房後樹上婦持竹竿驅下用鐵索繫之柱

宗伯公見之乃曰我將見嫂請釋兄握手低聲曰且慢、待他性過些自放又二日被責潛逃隣寺婦竟追至寺一僧方酣卧婦不暇詳視竟以大杖擊僧、張目曰小僧無罪何故乱打婦踉蹌而歸

負心報

丁某者戎籍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為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之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舛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并我輩何身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為吾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

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鏡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胞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滿面觀者填道或問云汝既有寬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云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古刹慧林

崇德陸楷為太倉海防郡丞時有僧名慧林者談經吳門村中民婦環聽者甚夥一孀婦素佞佛誤以此僧有道行者製禪履髑之僧疑婦悅已次日乞齋于庭婦揮之出與齋僧大憾夜持刀踰垣而入驚群畜有聲婦令婢起視僧竟斬婢直入婦榻偏之婦毅然曰珍物任取我誓不失節僧見婦不可奪斬婦頭復踰垣而去三日戶閉寂無人聲隣家大駭啓門而入則婦與婢俱死矣適婦死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逋稅與婦鬪隣疑伯之殺

婦也訟于陸丞陸栲之急伯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栲不已伯
之女方十四痛父受刑苛而自縊囑父斷已首以抵婦首獻于
陸丞時婦死已月餘而女首淋漓若生陸砭其故伯不得已以
實對陸聞心悸如有失而恍見二女無首者立于庭遂病夜夢
有神告曰古刹慧林陸不解大書四字懸于門偶一人解曰古
刹者僧寺也慧林乃僧名耳陸聞遍訪諸寺果有慧林者已逃
矣遣捕密偵獲于鎮江僧謂捕者曰余居楚時殺女子五十輩
未有知者今以一婦人故而被獲是我命也捕者憇僧挾凶器
遍搜得婦首添之與俱每與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僧坐死而
婦之伯始脫蘇人為婦與女建雙烈祠陸婿查舜佐與余友言
甚悉因詳紀之以訂前集之贖

泰和雷兵

太倉王敬美先生於萬曆戊寅正月十七日輜車過泰和稍停
郵舍時雨雹大作震雷轟々俄頃誼言縣之前稠人中獨挈一
人置高土擊死次日猶置道傍可驗其人匠者而善偽金人以
雷為得所罪云雖海內大慙匪止一匠然不能少息而以蟄時
出擊且擊又以通衢獨挈而擊也真宰不可爽夫見奉常集

汪孝子救父

汪存歛東閩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歸舟宿邑之汝灘天未明
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
父果遇虎山陬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不動蓋存
孝所感云汪子象談

賸生

慈人王萱號少廣有異才中萬曆癸巳會魁與館選萱父諱交

中嘉靖庚子解元亦與館選。莖四歲時父疾革，謂家人曰：俟此兒成名，方可葬我。後戊戌春，莖以編脩歸葬。父冬入京，至張家灣病劇，見二青衣童子持寶幡迎之，去。進見閻羅王，行賓主禮。閻羅命棠判者查莖陽數，判報曰：未即送之，還。莖至尸所，從左脇入，覺脇痛不可忍，遂復甦。莖謂妻曰：予已見閻君，幸復得活，願棄人間事，從赤松羨門遊矣。更其號曰騰生。然不數日，旋就殞。時年甫三十二。余憾閻君既赦騰生，還而不愆，遺一二載，豈有餘于數者？數日不可減而不足于數者，畧刻不可增。即人謂王君抱侈才，貌榮名而不獲以壽終，不若老書生猶得皤皤于首，藿于頭也。余謂王君誠畜于壽宇內，知有王君矣。彼皤皤老書生，終與王君同盡耳，而誰知之耶。

英風紀異

番陽補闕胡公潤，當勝國時有志天下，嘗畫松番君廟壁而題其上有九天風雨蒼龍骨之句。高皇見而異之，徵為督府都事。建文朝，擢右補闕。晉大理少卿，靖難兵起，公與方黃諸公死之。赤其族，戍及親友。近秀水屠侍御疏以聞，赦在戍者新安。程令君大書赦文榜邑門，忽為羊角風搏入天際。自午至申，復從空中落廳，事前鄉人嗟異，建祠祀之。咏歌成帙，題曰英風紀異，祝給舍云。

因盜獲財

烏程潘內翰季子文陽，萬曆戊子盜入寢室，獲陽縛之用斧劈其首，攫千金而去。將旦，僕為解縛，陽密語父曰：縛我，繩有清灰氣，時正製仙舫，內翰至工所，伴稱規制之佳，給匠役領賞引之入一棹，即伏銀具在，止失數金。幽數日，將送官，群盜曰：能貸死

愿輸重貲內翰佯諾押至数十里外荒塚中指一棺曰第啓視
及啓黃白燦然較前失浮數倍傍一人曰曩見十餘輩衣麻號
哭扶柩而來不意其貯金盜亦狡矣

蘭坡

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為贈一號芬喜張
樂設宴一點少曰號蘭坡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坡
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亦不覺其義後徐思蘭坡依然
東門王皮也

辨卓明卿父

仁和光祿丞卓明卿前刻藻林乃蒼溪濠上王貢士所編原名
王氏藻林王無力繕刻明卿刻之稱卓氏藻林即其書瑣屑
林不滿而王氏勤苦安可泯也晟舍凌繕部亦有此本為卓氏

刻其序乃宋子明孝廉為之刻子明集卓氏亦攘之矣明卿之
父諱賢生平業賈壽終于家前集悞云客死誌具王弇州先生
續稿特正之

零龍

萬曆戊子夏里寧波郡丞龍伯貞諱德孚者躬陟天井之極四
山如城一潭如壁迤北有洞深不可測水源、出不竭也衆僧
口誦經呪少選細烟自洞中起僧耳語龍且至張呂延之龍作
蛇身如繩飲杯中即以紗封其面載至天井易大盎以行、數
里一易水忽有物如蛙斃于盎僧曰異哉此旱魃也龍殛之矣
抵暮捧盎入天寧寺明日易水龍蜿蜒出游中庭仰天作嚔吸
狀已覆置之盎中火雲四起又明日雨祈、下至漏五下殿中
火光大作雷聲轟、雨注如傾而龍隨已去封識宛然中庭有

遺蝦焉蓋示所取江河水云見汪司馬銘

○卿雲

寧波城西舊有大寶山卿大夫請之郡丞龍君德孚欲復之時萬曆辛卯九月二十六日龍君率陳大叅觀南屠儀部緯真輩步入後山徘徊矚眺龍君指點大寶山離立諸山中雲木疎秀嘗作金銀氣鬱葱煙煜故名將築一菴禮大士相身理清淨之業語未畢卿雲起西北世界茫茫滄晶若在琉璃銀海中璀璨中微露青天作鬱藍卯色咸謂龍君皈心竺乾佛本西教卿雲適起西方此其符也見屠緯真紀

○驅石

慈谿內江之南三板津梁下有石橫據廣計數丈首昂如龜名為龜石隨潮隱見舟行犯之輒碎溺者歲不可數記故又名厉

石人往之善之萬曆辛卯郡丞龍公德孚慨然曰有利則只有害則除余職也乃募勇力善沒者引繙維石夾輓轡兩舟拔之三日不掉也而繙截裂如齧矣公愕然曰物必有馮則侮人或者鬼物之所馮歟明日為告文投之水居人群語曰夜聞群鬼號泣江干旦視之而石自浮公之治明州也拯患排難民甚德之語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边境為之不害信夫見楊大叅紀

婦人在鏡

江南魯思郎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郎自問其故云君女前身為建昌縣錄事妻錄事娶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偶夫出君女殺我并此子投之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我帶子逃去今雖後身固當償

命女遂卒章季安談

蘇賊得活

隆慶三年間水西門外董百戶有女置別室偶一夕更餘女方
刺綉有盜潛入匿几下女已暈而見之即呼婢曰吾欲于夫人
處取線恐汝等不確故特書之然實以盜故告其父擁群僕
入獲盜欲鳴之官女曰彼迫于飢寒耳何忍置之死地勸之再
三父杖而釋之後女出嫁忽有大盜至其夫家將縛伊夫婦刃
之內一人熟視曰此我活命主也遂以所掠者分給之而去夫
婦俱得免異哉此女也卒然乘之而不驚膽何雄陽為不知而
陰計之智何巧因縱而獲自全識何大即一盜猶知酬恩豈亦
盜中之俠耶

人變虎

越有樵夫王三素無賴習術張天師門下三年張以其愚頑難
授之秘遣之歸行時以一布囊與之囑曰使汝生平足食在此
囊中開視之乃一虎皮并一符訣王如其法遂能變虎每早出
暮返必獲羊豕無筭其妻固不知也心實疑之偶一日施其所
往見于枯井內出虎皮將負而躍妻急紿其手不能化變為三
足虎自是不復歸凡遇者呼其名則搖尾而去否則無不齧者
萬曆乙未歲忽入一民家隘處共斃之商玄明談

虎變

予友江梅與談嘉靖末隴西一縣令之任適過山中風雨暴作
聞鬱林中有誦經聲探之乃大士菴少息焉有一尼相迎年既
少艾貌復傾城是夜令與之合歡甚不忍別遂與尼俱往畜髮
為婦居數年生子三後歸復息此菴婦亦忘其往事從者見傍

有枯井開之中繫一虎皮取以進之令婦即負皮變虎自食三子令徘徊數日始去虎猶俟于道左號叫而別向使并不開則虎終為婦天下事固有不可曉者

車孝廉救表弟

會稽孝廉車應祥卒原居府山後偶表弟吳某者來探其家適遇車之故僕曰欲見我主人乎當為引道吳亦茫然相隨而去車見之駭曰吾弟曷至此乎吳以實告涕泣求生車曰予獲與陰陽藉當為汝圖之及閱籍陽數尚有一紀車遂引見閻君白其事閻君冕旒端坐體甚嚴肅鬼判齊列刀戟森然吳目不敢仰視足不能匍行車令二夜叉扶之亟歸時吳暴死途中里人為買棺盛之將棄之際地棺內忽作聲開視之已甦矣起而備陳本末布傳越中商玄明談

劉尚賢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宴以利合醉則拍肩矢日願同生死常謂我等無錢把撮不見交誼異日倘富貴毋相忘偶夜行見火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蠱起如笋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毒盞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亦死蓋二人豕腹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絕遍畝地濯無跡二人蓋空死而其為義何義焉

羅雙泉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

初無所損彼得惡声尚得為人士即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二十八宿

申屠徒芝城人少業儒不成賣卜糊口隆慶丁卯仲秋九日早有一人急叩扉曰今科二十八宿尚少一可速往徒披衣而去適提調官不飭僕仆者無筭斃者二十八人而卜者奔馬大抵前數已定所云莫之為而為者非耶

覽崇

吳中一女子自池邊汲水歸卒遇美少年心動焉是夕少年至遂歡合往來數月女日就削弱命垂絕不得已而私以實告隣姬曰試為女圖之至晚密伺床側以紅線數丈繫少年足及早見線入池中半留崖上令人用利鎗攢之得一大鼈重三十餘斤作踉蹌狀醫謂女必盡食之可免死女如其言果盡食之

遂愈吳尚武談

豕崇

秦中巨室廷師歐陽廷傑誨其子傑夜坐館中忽有青衣婦涕泣告曰我本隣人妻夫出經年不歸嫡悍甚不能容願相隨焉傑曰館中斗室何以藏汝婦曰我當日去夜來君歸時當舁偕往乃內焉為通宵歡但其口時有腥羶氣竊疑之後患病淹、有似弱症傑益懼一夕復來傑以秤錘擊其左手婦號陶而去及早聞主人肆中一牡豕忽折前左足視之果錘傷也殺而棄之傑亦尋愈後中隆慶庚午榜官拜御史

俳優滑稽

甲午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初場題中式主試者鎖園日得罪杭郡公郡公哂之徹棘後郡公宴主試密令優人刺之其日

演荆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
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閨白內款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
成曰何物曰一猪成曰猪何奇而貢之曰大不可言成曰驢大
乎曰不止成曰牛大乎曰不止成曰象大乎曰不止成曰大無
過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体只猪頭猪腸猪蹄你道易
價幾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腸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
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主試聞之赤頰不歡而罷
嗚呼主試者固通關節可刺矣向非優人滑稽郡公即欲刺之
安能曲盡形容之妙哉使主試腴顏喪氣而不敢發也優人亦
有古優孟優旃風乎

老嫗騙局

萬曆戊子杭郡北門外居民某者年望六而喪妻有二子婦皆

天治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其門自晨至午若有
期待而候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迎款詢其
故嫗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姐子同往以候不來腹且枵矣
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之宿一住旬
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紅又且精妙子婦惟恐其去也
因勸翁曰嫗無夫而子不孝筑々無所歸翁喪姑無耦盍娶之
勸之甚力翁乃與之合焉又旬餘嫗之子身姐子始尋覓而來
拜跪老嫗委曲告罪嫗猶厲詈不已翁解之乃番飲其人即拜
翁為繼父喜母有所托也如此往來者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
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也吾身翁及兩郎君來
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位大
娘同來光輝子婦允其請且貸親友衣飾盛粧而往嫗子婦出

迎面色黃而似病者日將晡姬子請兩子婦迎親詒之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姬佯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自不往迎而勞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往姬乃許之于是姬與其子婦及二子婦下船往迎更餘且不返姬子假出覘孫又出覘皆去矣及天明遍覓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之而歸親友來取衣飾乃傾貲償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因恨極自盡嗚呼姬之計亦神矣執詎其婦而殺三命天必殛之矣然無故而留客無媒而娶妻翁亦有取死之道也

○劉方燕巢

劉方方姓女也年十三偽為男子從父扶母喪還鄉父死于河西務劉叟家叟無子遂為之子曰劉方後叟復一人為長子

六避難來從者曰劉奇叟死二子皆議婚方不從奇為燕詩以悟弟曰營巢燕双：雄辛苦營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成空方和曰營巢燕双：飛天設雌雄事有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奇見詩大疑方以宴告始知是女子便欲合婚方曰雖為自配實亦天緣須告三墳會親友庶不為野合從之後成巨族號劉方三義云夫劉方能詩且淑慎非若艷而樵者人可挑也此配豈云燕巢宴五色文鴛隊矣

○黃花晚香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即疏諫世廟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斃耳後歸田三十年不問家事日以翰墨自娛穆廟立表其忠留尚寶司少卿

白璫

時有一權璫與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寘一語仰見屋上烟籠葱起謬曰焉用佞諸縉紳聞之疑璫者誚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烟太佞諸縉紳俱大笑疑遂釋

小團魚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積有數萬金叔告縣密囑之曰追得若干願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而婦遂齎恨以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團魚掛于床上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以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

竹崇

正德四年春袁州府治內竹生花結米衆皆異之偶一道人紫冠黃服謁守者曰此飢饉之兆是年果大旱餓死者無筭及冬去其竹而嗣歲大熟人皆稱為竹崇

石爐下山

慈人劉平江諱志業中嘉靖乙丑進士生平故事漢壽亭侯乃守漳州怪無壽亭廟偶涖演武場視其地曠莽捐俸立廟成之一巨爐衆報某山有一石可為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十人不能下公方躊躇越宿衆報石已在山足矣關公之灵感類如此

節孝

江右一婦熊氏劉渭清妻也忽賊至家人悉奔時渭清方病劇

惟熊在旁賊掠其貲并擁出戶乃抱幼子偽隨賊行至李隆德塘置子于涯抱賊同投于水群黨救之不得皆斃焉及賊退子猶啼號隣人曾魁憐而收育之長為武弁捕盜乃得前黨遂殺以祭母、子節孝人共竒之

○水母神異

山西榆次縣一貧婦孀居善事姑凡姑飲食非河水必不食而河去其家四五里每晨婦必往汲水供之無間寒暑如是者數年後一日取水歸半途為塵沙所污復往汲歸及門簷瓦忽墮桶中又慮不潔亟走河干有一老人問之婦以實告老人嘆曰孝哉婦也當有以濟汝吾有一皮鞭可置缸底提起一二寸水即至婦試之果然姑疑婦之不汲而得水也潛偵其狀見缸底有鞭取而棄之時婦方櫛沐水忽湧至婦急坐缸上不止竟溺

水死人立廟祀之遇水旱祈禱必應稱為水母娘

梅婦

貴池縣唐氏女適朱姓夫早卒婦事姑如禮而姑性克淫偶有富商投其舍姑與之通見婦貌悅之密以金賂姑、利其有誨婦與之淫弗聽迫之弗從杖之至加炮烙身無完膚終拒焉姑以不孝訟于郡時通判毛玉亦以商人賂加婦以法觀者咸冤之欲婦言其故婦曰若爾妾幸全矣如陷姑以惡何然恐卒污其身遂縊死于梅樹下死三日神色不変人呼為梅婦隆慶三年事迄今寃尚未白嗚呼痛哉婦生不辰逢此厉姑而死必于梅豈以梅之清白芬烈可方其心節耶

虎神

平陽一山氓偶外出其婦往田間掇蔬為虎所噬母往呼婦虎

又噬之及氓歸莫知所在覓之見途中有血迹知被虎害遂持一斧隨迹入山中果得虎穴、中有三虎子盡殺之須臾聞咆哮聲雄虎先以臀進氓盡力一斫飛奔遇雌者相齧不已遂俱斃氓亦力竭執斧立僵而死後衆人遂立祠為虎神以祀之是山竟絕虎患

雲異

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父之則分為兩城人馬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滅之

搏虎善息

辰州山氓葉彪者父子三人皆有異力善搏虎每晨必食米斗許肉十數斤頭頂鐵笠大足容身各持鎗斧重三十餘斤往來深山窮谷中雖足跡所不到處必入焉虎見其狀即驚走三人

必追斃之後忽夢猛虎數百環遶咆哮覺而起視無所見如是者數次三人乃自省曰虎雖不仁吾必欲盡殺之母乃忍乎遂相誓不復搏虎俱以令終藉令心無止足未必不終填虎喙嗟乎彪父子可謂善息矣

狗姦

漳州紙賈行旅數年不返其妻性淫而貌實陋人莫與交不浔已而甘心于畜犬臨合以布囊套其足後賈歸與妻同卧犬遂號咷齧賈首而斃隣里數知其狀鳴之官婦與犬同坐死每會審時見者無不切齒夫人雖至淫奚至不擇畜類天地大矣何所不有不書名姓者諱之也陸別駕親鞫其事與予言

宋翼還魂

宋翼會稽白米堰人一日無病死其魂竟走百家廟遇故友林

元驚曰汝何至此翼曰我夜卧但見青衣數輩以麻王命擒我我故隨之而來今已來矣將若之何元曰麻王者我府中七殿主也昨牌拘宋一非汝也汝可急返若一回頭必不生矣翼如其言遂得活須臾聞里中宋一死則益信始之誤也迄今翼尚存予友商玄明目覩者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嗟以老僕乃費吾蒸羨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昇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无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即齋聘皆千金又延師

教兩即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即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竊啓其篋无寸絲粒粟之儲一姬一兒僅敝緼掩骸而已

沈司馬居

余家祖室素多鬼居者非貧即天象皆棄之余太父中憲公為季子惟父兄所與不敢辭時家司馬方十歲一早過視居中書舍突見青衣鬼數十輩相顧驚惶縮入墻壁間自此鬼遂滅後嘉靖戊午春司馬夜讀館中甫登榻一冠服者揭幕凝視忽然不見是歲司馬鄉薦聯登己未第繼此科甲磊磊太父享年九十而子孫不下百人皆出一塊土信乎鬼焉能為人害哉蓋人自惑之耳

孟夏異桂

慈人王福徵始為諸生時大困萬曆壬午春館于吳門自傷齒漸長游道多窘輒考輒數竒無進取之望日夕抑鬱不浞志時方四月見庭中桂樹私自祝曰王生今秋若有好信則桂可吐芳祝畢熟視良久桂芳果欣々漸吐明旦一枝大開王君心喜歸試是年果領鄉薦旋中壬辰進士

元宵現燈

樵李鄉民鄒一言好善喜施夫妻俱年七十餘家頗殷厚築室于東塔寺側以焚脩為業嘉靖甲子歲元旦沐浴更衣將詣城隍廟行香道經宣公橋微聞橋下私語甚切始以為舟人泊宿于此頃間火光慘淡點々出沒于兩岸但見五六月人擁坐水上或披髮或擗臂或嬉笑或偶談一人曰某方聘玉惜嬌妻何一

人曰某方弄璋如幼子何一人曰童子無知亦罹此禍一人曰嫫婦何罪且當其災一人曰真數如斯不必長嘆但元宵未至吾輩有父番之悵耳一言細聽莫解所謂俄聞城樓鈴鐸聲衆人皆散入水去不知其何鬼舛崇也及上元節俗有慶賞例以二三十家為率構一小樓跨街上下羅珠翠飾錦綺燈煌照耀恍奪人目夜輪飲于中其餘又逐立彩棚一架合城男女長幼競賞為歡至十五昏時城中俄傳東門燈彩之盛有女樂美觀優劇逞鼓聞者爭往方出城所謂盛者絕無有見但一美人龍髻雲鬟纖腰侈體綽約于燈月光中又香藹襲人艷婢雲繞見者競逐甚至咲謔雜浪不下數百人而美人不以為意也擁至宣公橋西塊美人忽不見方在擠塞喧鬧時而諸人益騰沸忽已後有神人身長丈餘手持大斧厲聲濶步前曰莫咲々當

為吾斧一飽于是諸人一時驚走至春波門限又見一絳袍青面之神拍馬持鎗從東當路諸人無柰皆伏死樓門之下殆不可計其入水亡者又不下數十及撈屍皆兩々相抱堅不能解甚至三人四人五六人而抱手者亦如之其門楹後又各有僵立死者人人顏色若生可異也哉自是嘉城放燈之例遂寢一言聞之嘆曰事固有數吾非曩者預有所聞亦幾不免此矣于是焚脩益堅

○銅異

王司徒見峰公始為楚大中丞及晉職以太淑人壽歸見銅禍二在滎戰命冶人鎔之曰開府時物吾不以示子孫誨子孫盈冶人從事金躍于地判為二符其合如契視之狀若列仙若金母若鸞鶴若蓬島冶人驚詫以告縣大夫縣大夫圖之以告瑞

司徒曰意者天壽予母神告之耶金石象之耶太司丞郭羨命紀

○狗孫報冤

有人畜一狗孫鳶飛下搏其子啖之狗孫哀鳴不食往厨中取肉戴頭上立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為搏肉狗孫劈其翅而斃之見者大快

○鑄銅化異

劉淑人者叅藩梁川公配虔奉大士其慈悲救濟一如普門品所說其誕辰偶鑄一銅器忽幻成菩薩像及樓閣峰巒異態精一之感貫金石通神明矣張令君為紀其事

○歐陽烈女

歐陽女名金貞歐陽梧之長女許聘羅欽仰歲乙未梧授拓城學博携仰之任後梧奔喪歸舟次儀真仰墮水死貞年甫十四

未字驚號即欲赴水父母極力抱持次日仰浮水面貞撫屍慟
哭欲自縊父母委曲諭止及殮貞自剪髮繫夫右臂以永矢自
誓葬畢即白父母往羅事其姑甚得姑懽後父起復補淳安諭
時姑亦死貞度不可番乃歸父母父母曰汝今更何望我為汝
擇婿貞隨應曰昔夫殮時女有束髮纏其手肯開壙出女髮乃
從命父母遂止江漢合流間有茲閨閣之秀凡氣逆變即再咏
喬木可笑郭祭酒談

王主

林某閩人素豪俠不羈每燕姬劉氏暱拈囊納之資斧垂盡姬
能茹苦甘貧逾時益不能支林將別業勸姬且歸姬誓死不從
林不獲已別去商于嶺西姬悲咽死林聞不勝驚悼刻王主題
劉氏之魂綴以斷腸曲語甚凄其時懷袖中每出以示人後挾

數十金復之嶺西涉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時郡司理素
知林狀夜夢婦人號啼而來若訴寃者翌日督吏大索得盜出
王主焉尋起林屍于江盜論如法宗伯葉進卿談

王孝子

明州王伯化孝于親時島寇犯浙母虞氏病不能行母勸伯曰
吾度不能行矣兒第去徒恋我無益祇殄爾父嗣也伯化再三
哀泣不肯去寇至將刃其母伯力抱母頸稽首請代寇憐而釋
之母獲以壽終葉宗伯談

女淫男

馬瑚陳壽奴本小家女年十八已醮矣一日牝間忽生肉具自
是每月望前為女望後為男其為男也能與女交初變時人尚
不知數女為其所污既而事漸播郡守禁之獄驗之果如人言

以為妖祟不欲上聞杖而遣之祝去病談

顏公洞

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岐水從洞入洞口白石柱如玉垂水中閤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俯于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備具中洞獅象相峙于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舉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桌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且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硃頭挽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鑽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躡踞相視若漁樵

問谷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晉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一株一則綠榦紅花之桃一則青榦白花之李非若繪畫于壁者也東吳王孟璿親覩

情死

萬曆丁酉吾鄉潘孝廉元發言嗽溪一塾師子年近十四五年同席學生情猶伉儷塾師將歸二人慮歡不終同縊死頃至白門淮清橋二童亦以情密同溺死又臨溪長橋一婦姦露夫將鬻之遂與所私者黃昏時合抱以悅繫之滾橋下墮一漁舫獲救後相期各縊死情欲之溺人至死不渝而其蹈尾生之行而不惜也亦愚矣

誤解

會稽朱

因販茶以羨金鬻官皆呼為茶官素不學無知偶

姻家遇詞客印證今古談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子
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近臨溪人姚
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月納涼頃之雲翳孫曰必有大風姚詰
之曰夏雲多奇峰聞者腸斷

囚死出魂

隆慶初處州劇賊徐四十一繫武林將決素與一劊子善因懇
曰爾能脫我幸甚劊曰予安能脫爾也因懇之再三劊不得已
給曰但臨刑我喝聲走爾當急走劊默咲癡奴乃爾及決劊果
喝囚魂急趨悠悠渺渺出城望富春去偶民家父死未殮魂輒
附之少頃甦焉身雖父而言語則囚也居恒每云城中有一故
人恩未酬我必一往家人以其哀憊屢止之延半載許必欲往
徒步入城至劊家已昏黑扃門矣囚大呼予在此劊驚曰此徐

四十一声音我已手刃矣何以至此因啓門偵之囚一見驀仆
地死劊密移別所後其家覓屍瘞之人死而魂不散往他附
摠之游魂耳若斯囚見劊而仆此以假遇真自漸滅矣涪老所
紀嵩橋還魂事信有之歟沈滅之談

飛閣流舟

衢州城西三層樓下臨衢水奉常王敬美公過之故人李君同
年張君以两道徵集樓上固請書匾為重公仰視其上先有匾
云飛閣流舟公匿咲不禁二君問故公謂此四字幸而不留名
然為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
君曰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此君少而誤讀舟字
為舟字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為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
文理二君亦大咲亟除之

雌甲辰絕對

唐小說有遺裴晉公以槐瘦者即中庚威在坐云是雌樹所生公偶及年甲庚云身公同是甲辰生公咲曰即中便是雌甲辰宋小說程文惠身龐相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雌甲辰小戊子大是奇對可用為齊年故事

屠印姑

屠印姑者明州觀察公倬孫女生而端麗美好嫁同邑陸耿章耿章淫兇無行好博蕩其產盡多負博徒債以姑為質先以嬖又許壽嘗姑逼身淫乱因而鬻姦姑執不從耿章誘脅之百端又令壽強就姑以死力拒脫耿章大怒操巨槌擊姑極其楚毒遍体為傷幽之別室臨衢路破壁短垣姑冬月衣破單衣坐

藁枕塊扃戶絕粒有身四月不勝諸苦胎死而身亦斃嗟乎男死番香女死番名令女不能力忍其百苦而從夫于昏卒豈維兩宋之羞腥穢東海矣屠儀部談

張解元

嘉禾張巽素無文名嘉靖戊午春偶夢神語曰成不成平不平綠水灣頭問老僧及道試竟置劣等自郡城徒步歸過蕭寺少憇焉有老僧捧茗進曰解元請茶巽忽憶前夢問曰此是何地僧曰是綠水灣巽喜且疑本年果發解所云成不成平不平者的是戊午解元云是科有柴喬者其祖嘗夢八九十人一踪每人分銀一大錠首張巽其孫柴喬身焉時喬尚未生因書榻番驗不踰羊生孫遂名喬後果中張巽榜

男尼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尼作倡大建佛
寺婦女群聚幾百餘人里有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
觀之尼峻拒再三不出乃大恚以言撼之尼不浚已方出一見
即令僕詬辱之祛其衣乃一雄尼群婦女一時驚惶逃避兢捕
尼送官人大快

償銀報

安吉州地浦灘一貧民負稅繫獄家僅畜一猪妻鬻之以抵稅
竟浚偽銀計無所出抱幼子將投水有徽商偶遇問其故甚憐
之即出已銀代為完官夫因浚脫然心疑婦之有他也乃携婦
夜往徽人所獨令婦叩門謝之以偵其狀徽商聞婦人声輒曰
汝是何人婦曰頃微惠脫吾夫特踵謝耳商曰我獨卧旅即豈
可昏夜放汝入乎汝第歸無庸謝也婦曰吾夫同在此商即披

衣下床未數步墻忽壓卧榻盡裂夫當生死緩急之際即所捐
甚微而所全甚大且暮夜曾無睥睨陰德尤大不先不後脫茲
巨測之災冥、施報亦神巧矣

廉丐者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
却既行始覺返覓則有丐者守之即以授還曰命窮至此柰何
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為謝丐咲麾之曰不取多金
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
浚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耶吾家某
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汝身在
內何由浚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
婢出食之久而家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

之召丐畜于家後以婢配焉美哉乞丐饑寒迫身而為士君子之行不尤難乎吾故錄之為好義者勸惜逸其姓名耳

○顧主事○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嗾盜攀染下獄顧集眾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窮無以報願將弱息為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窘鬻女于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揆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賴其商以女畜之嫁克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

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夫人乃備陳首末侍郎嘆曰此仁人也蓋揚之以彰其德于是竟上其事 孝宗稱嘆不已命着令該部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樟柳神

文公長子奎從宦滁州時每一客遊客多異術能令鬼報事即俗所呼樟柳神者奎欲受其術客教令斷慾四旬乃設食于野外以夜同往客作法召鬼享以食鬼來無慮萬數如凡兩恠驟奎驚甚幾喪魄客呼鬼名一一問之曰願從公子遊乎鬼言不願即去次至一鬼云願從客出小木偶人書鬼姓名及生年月日于其上以授文縫着衣領間晨起沃盥墮地而文不知也鬼奔訴客語文令拾之尋浴于地方禡衣又墮草間圍人削草

雜其中投馬食槽鬼復往訴云今必被馬嚙死矣且言文君踈
脫如此我不顧從也客來誚讓令檢得之就奪去他日奎遊郊
外其僕書僮者墜馬氣絕被歸召客視之曰此魂出耳當為召
之索一鷄持至何地作法收其魂附鷄便昏仆携还及公署
門則鼓翼叫噪不肯入曰是有故也重攝僮魂于空中問之答
云某欲進去柰門神不肯放何于是設祭于門乃以鷄入帖々
不動以置僮身畔少頃即活

○唐伯虎俚歌○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黜歸行素
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為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
霜身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

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
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
青草裡高低多少墳年々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
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身將軍借
寶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

蘇某忠孝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辨士往招降否即舟約
戰開封府學生負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室二錠蘇至賊營賊禮
宴呼白大王者舟之談古今蘇響應无穷白敬服或云白即某
慶薛御史以罪罷黜入賊為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々食之賊
不服招而回戰書々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
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于官曰往

時弗却者為老母計今既生還而受此是以貨行非忠王事也
彭公嘆賞聞于朝命下送國子監讀書以酬其勞惜乎徒揚
其姓而逸其名也

○周中立祿命如神○

周中立以祿命之說知名都下劉尚書纓為都御史時為逆瑾
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問休咎先以亡兒儆命試之
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于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儆沒之年正
如所云劉公心服之乃示以已命中立惜之曰此大貴人目下
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官至八座福履甚盛未可量也
時鄉人陸坦為禮部主事以公事被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
解命未下公方遣吏為訶其事因以坦庚申視之中立云此
亦貴人也但比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掩可食祿數

年間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跪白曰已有
旨陸止降外任公殊駭視日正中矣坦尋出為知縣稍遷郡倅
以卒刑部吳主事嘗從問命中立為寫一通授之吳以視囚入
獄二子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遂自
縊吳出獄方知往咎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中立曰吾固
言之矣第歸視吾書吳檢其書中有兩語云雙燕子入池塘
紅粉佳人上画梁乃驚服

夏巫忍穢

鄉有小民夏某初為巫范舉人汝輿戲謂曰汝初降神宜有灵
異以示衆明旦吾握糖餌令汝啗之汝言而中則人信服矣巫
幸甚及明降神聚觀者甚衆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吾掌中
物乎巫咲曰糖餌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即以狗矢逼令吞

之巫恐事泄遂忍穢啖盡范暴其受欺衆哄然而散

○徐縉諱死不諱

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

○谷大用問紗帽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時所至暴橫官負接見多遭撻辱雖方面亦有不免者然欲撻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不為意云到我必不受辱及大用过其地某入見大用仍喝問云云某答言老公公知縣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伍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咲而罷竟無所加也某出人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咲更不能作威矣是令智謀之士也記之俟

訪其姓名

金華猫

金華猫人家畜之三年後每于中宵躡踞屋上仰口對月吸其精久而作怪入深山幽谷或佛殿文廟中為穴朝伏匿暮出魅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于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者來時如夢日漸成疾家人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必潛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擒猫剥皮取肉以食病者方愈若男病而獲雌女病而獲雌則不可治矣人多為是遲疑至死者府學張教官有女年十八殊色也為怪所侵髮盡落後擒雌猫始瘳姑蘇王訓導玉次子隨任亦罹此禍病數年還鄉得生今其地不敢畜黃猫以成精者多是類也

尹某西廂記

盧秀才化承家葑門其姻尹某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
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搬演其優人無異尹驚
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擊之入床頭而
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且歌怠以為枕日久
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
遂時火起旋熄盧有侍婢夜見空房中燈光熒々晝見嬰兒
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線一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于牕
隙窺婢一晚竟樓入房曰我僊人也迫身合焉以餅食婢味似
鶯油飽三日弗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墻倒下有巨蛇意
其為妖也從是妖怪沓出乃迂去

○黃河應夢

慈人劉尹鶴為諸生時館于橋李孝廉胡其父家夜夢鳴榔巨

汶所廼生平目未覩者俄而溺水幾不能出雲長公以力提之
獲全醒時未解所謂後萬曆辛卯領鄉薦北上舟次黃河夜甫
沉睡而舟漏水溢見雲長公促之始驚覺已卧水中矣適同試
者過于側為解衣換舟得不溺時舟次與前夢中所見者境界
盡合于是始信吾人生平休咎原有定數而益見壽亭之靈無
在不顯赫矣

○神龍現體

慈水之東有聖井潭者為神龍所居禱雨立應嘉靖初年慈邑
大旱士民惶懼邑令龍姓者布袍草履徒步斬荆棘捫蘿葛躡
險絕之上長跼數四神龍示光怪稍現其鬚邑令復拜求不已
神龍遂騰躍噴湫瀑霹靂火電大作邑令驚死而大雨旋數尺
邑民為令立祠春秋享祀不絕云

景德幽瀾傳

馮李嘉善縣有景德寺比丘每見一麗人月白風清之夕或
獨立庭中或行吟窓外詰之從容對答笑語可掬若狎之則飄
然去矣衆比丘苦其將孽也符驅之既遣之甚至兵刃叱逐之
旋避復來亦莫能蹤跡其處一日有胡僧過寺長身巨目勇力
絕人叩其術能降魔伏鬼衆比丘喜以女子事請焉胡僧曰既
不媚人必非祟也試偵其狀而驅除之時霖雨初霽衆度夜必
至胡僧杖錫端坐至二更餘聞庭中有聲密于窓隙窺之果一
女子艷質雅粧從西北冉冉而出將至庭中回旋徐步對月長
吁胡僧從容唱曰窓外誰家女女曰堂中何處僧胡僧曰好敏
捷佳人女曰真風流長老胡僧急以鐵錫追擊中其肩即投入
地胡僧遂挿錫為識呼衆比丘掘視無所得至五六尺深惟清

泉一泓其潔可啖遂以石砌其傍立亭于上匾曰幽瀾

古鏡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
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撲之于地又見農家室戶
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鬻于富室且談及
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
得之大喜寄饋其族人大學士安安欲并得鏡以獻止乃移
書索之甚亟本遂速繫農夫追索子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
始獲釋

因假得真

越有二生者讀書于鑑湖之充至寺一生巧而多智一生拙而
佞佛拙者每朝夕焚香懺于大士前欲求棘試七題巧者聞而

唾之一夕寫七題寘香几下拙者忽見信為大士密諦遍採坊
刻佳者及諸名士窓構者熟之及就試果出是題遂獲雋夫一
誠所感無微不應豈士有拙誠彼蓮花座上遂假乎于儂薄者
而顯其靈耶嗟乎巧為拙用信矣

古時人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即君已入室
矣其人白皙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載婦所欲隨
須即至婦更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如世夫婦矣問其姓名則曰
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以故人咸呼為古時人一日忽語
婦曰吾久婿若家不可不會若親與隣其婦難以治其曰若但
以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如其言諸親
隣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肅賓以入則洪張甚盛親隣

坐賓席古時人自坐主席凡安坐送湯皆如人禮第聞其聲音
未見其形狀坐久則觥籌交錯謔浪相加衆賓歡極大醉乃罷
次日親隣以此訓請無不赴飲盡歡蓋人亦愛之忘其為怪矣
稍暇必過其家呼古時人與遊或有演神戲者古時人亦拉其
隣雜稠人中坐看但杌几必虛一人之坐以待古時人而人終
不見也坐稍瘳則必呼曰汝坐太逼令我無坐處後數載忽流
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
也汝好自愛尚當為汝儲五年糧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
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其婦亦歿焉為儲五年糧者亦預知
其期也張肅之謂是朱謹吾公談

僧大乘幻術

中都僧緣果善幻其徒有髮僧曰大乘傳其術益詭異上無賴

狂誕常往人家踞左席極飲大啜人多厭之甚至驅逐不為意
衆知其貧無家故索欲以難之大乘許諾及往扉尚鎖中空無
人群詬之乃大乘自外來曰失迎主人罪也開扉肅衆入尚無
一物第敲壁壁門開皆瓊樓璇閨華筵極感海陸之饌姬人歌
舞妙麗按節合樂皆非人間有衆疑身在幻中又疑是仙皆悔
向者之侮之也座有盛生李生目挑麗人而欲所歡曰甚不如
也大乘已心知之曰徵君所歡至佐酒可乎二生曰何得有此
已而二姬皆至歡笑如平生酣醉夜深復從壁門散去二生即
往二姬家偵之二姬方醒各言昨夜與君在某家席上作何語
坐客某某盛所歡首簪一花盛陰摘之此姬獨謂失花盛出袖
中衆始大愧與仙人居而視為庸劣真無目也競往邀款絕迹
矣宋伯子談謂緣果嘗與已期當來京師緣果蘊術而談理學

益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逆婦李小姑
至中途樟樹下少憩俄而起昇夫覺輿倍重相與目訝之比抵
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即小姑兩身也舉家大駭里人
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
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膊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
之即逮至公庭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
須用狗汁厭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然用此二術終不能
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亡有
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妄不敢見狄梁公欲治此有
何難哉趙廣漢為京兆有男子似此者趙分幽兩處各以十餘

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饑餓不能起一強健如初趙曰此妖也即欲置之昂獲忽烈風迅雷妖遂粉碎為塵土其真男子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至一百二十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放而行之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黃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孔稱詎為盜跖亦稱孔為盜丘蜀檄操為賊操操亦檄備為賊備橫口一時靈翳白日其為怪何如而獨於怪詫哉

狐子鬼兒怪兒

績溪黃令君士元言其里張公守雲南某郡有隸鬼兒怪兒事辛卯歲胡比部蓮峯述以語我曰張公守雲南時嗔二皂常不見且名鬼兒怪兒何不祥也緣以其故對咨問果然蓋其父農

人常夜行田間有狐拜月已化好女子且預以皮匿叢薄間農人皆見之佯為不見故與語拉歸以為小婦復陰於叢薄間取其皮別置之狐失皮遂不能化得婦其室七年生二子鬼怪是也然常有戚容農人以其父無他腸故調之曰憂失皮乎狐大駭若哀慄索得皮着之即化狐躍去顧二子曰汝饑寒當於汝父始遇我地呼我自是呼毋輒得物然不多故為隸而數往見嗔於守也

楊化寬獄案

楊化寬報徃姚侍御羅浮面語御史大夫沈繼山予聞而識之然梗概耳今從侍御得其罪案一通因稍從其文悉識以見實際夫此既實則凡諸寬報附魂者何不實也曰于大郊即墨縣人狀招大郊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徐守宗守宗

令本衛先存今故被大郊謀死楊化於萬曆二十一年月前來
討取軍裝宿大郊家陸續打討銀二兩捌錢本年月日楊化同
大郊赴野鰲山衛集在于衛城內尹三家飲酒大郊思得楊化
身邊有銀要行勒死故意用黃燒酒灌醉至日落時楊化沉醉
不能行走大郊扶化騎驢同往衛北石橋子溝哄楊化下驢稍
睡再行楊化依從下驢卧地大郊候至一更窺見無人不合將
楊化驢韉繩解下作扣當套楊化頸項將帽塞口用脚踏面兩
手扯韉繩勒死隨於腰間搜劫前銀纏在自己腰內比大郊恐
天明有屍不便又不合隨將楊化屍用驢馱至海邊離本庄三
里許即丟海內當將前驢趕至黃舖舍漫坡棄撇纔回家前驢
失落無存至本年二月初八日已隔十二日楊化前屍被水仍
潮本社海邊比有本社保正于良井將情報李知縣查得海潮

死屍不知何處人氏何由落水難明除責令一面訪拏外李知
縣遂禱於本縣城隍神務期報應方顯靈祐本月十三日楊化
陰魂隨附大郊本戶于大水伊妻李氏身上方在碾米忽跌在
地良久口稱我是討軍裝楊化在鰲上集被大郊將黃燒酒灌
醉云云我恐大郊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還
有親兄楊大化妻李氏二男二女等情比時于良井聽知報於
老人鄧強地方牌頭小甲井隨將大郊叫至李氏家兩相面對
相同李氏又稱你快拏出我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肉洩恨
大郊因見李氏說出前情不能隱匿隨自吐稱是實却不料這
等陰魂附人通明等語于良井當押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纏
袋一條內盛軍裝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竈鍋煙籠內取出連賊
送縣比大郊畏懼在監無人送飯要將本戶人攀扯管顧又不

合妄稱于從豹于大款于大節三人以致于良莠亦將三人拘
集併大郊於十四日首送到縣覆審李氏與大郊面質前情一
一相同及查于從豹等曾否同劫李氏吐稱並不相于正恐累
及平人故來通明大郊亦稱鬼神雜味委係自己將楊化勒死
圖財是實本縣看係謀殺人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押大郊并親
詣海邊潮上楊化屍所相驗得本屍云云本府看得楊化以邊
塞貧軍跋涉二千里銀不滿三兩于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
繼之繩勒又繼之驢馱丟屍海內彼以為葬魚腹求之無屍質
之無証已可安享前銀宴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屍
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微暖之奸禡克人之魄至於咬
肉洩恨一語凜如斧鉞恐連累無于數言嚇然公平化可謂死
而靈之而真正不遂死而亡者孰謂人可謀殺又可漏網哉該

縣禱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面鞠殺劫魂附情
真理合解審定奪督撫軍門孫評審蒙批楊化魂附訴冤面審
俱薊鎮人語誠為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取問罪犯到府于
得水泣曰妻李氏久為楊化冤魂所附真性迷失有子弗乳母
子不免兩傷卑職喚至案前曲為開諭李氏猶然為化語怒叱
之曰爾冤既雪魂當依爾體骨何為耽閣人妻子可速去不然
則痛責汝復叩頭曰小的行矣李氏起走復令人拉之轉曰吾
叫楊化去李氏將何之復怒叱之如此回轉數次將欲刑之李
氏始仆地喚不應目瞑色變如死人得水並其母附耳以乳名
呼之痛哭不已猶不醒但四体搖戰汗下如雨久始張目視曰
吾李家閨女何故在此業知其真魂返矣硃筆大書數字鎮之
令得水扶出次日同知劉提審李氏涕泣不能出一語相應解

回免其再提

韓氏僧抄存

溧州有新守某公抵任過宿古庵中明月疎林見美婦欲前復却徘徊隱見公曰汝妖乎曰妾訴寃者乃歌曰韓氏抄存兩分了風流寃業因此上僧房淫媾先貪後殺空流血沉寃未雪悲咽摧不過孤寃明月忽不見而哀音尚激林颺公味詞中義抄存必是寺僧抵任咨問果有逮而鞠治之僧即曰寃債不可逃也遂供出蓋婦居與隣因與通後婦悔欲絕而僧疑有他遂殺埋寺中父笑掘屍貌如生以僧抵償姚侍御羅浮嘗見其獄詞

長洲民仇便

長洲彭華鄉民仇便小姓暴富與同里周之家有隙周田苗數十畝正垂穗而仇乘夜率衆尽拔去之明發周往視悵恨莫知

誰何予于而歸遇一老問往南路周指示之因問叟何來早若是曰是大異事昨暮過宿龍王廟至夜半神鬼走動喧呼聲漸近懼卧神案下避之已而燈化熒煌紅袍金僕兩兩來過廟神伏迎來者曰此地仇便拔周某田苗惡最深重奉上帝旨遣雷部施行仍禍其家廟神對曰已奏聞矣故一夜不睡來早也周驚不敢對老去向人述語如此皆哂其誕至七月便屋被雷擊破人始駭異尚謂禍止是亡何便死有三子復死其人家業瓦解頽朗哉談便之厲人者小而自厲已極蓋苗為天生以養人之物不獨為周有也

夏桂洲相國

夏公為閣老時值上崇醮事內閣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服儒以是放歸節高身樂矣時與一豪民齒長者會飲豪民侮之

且欲踞其右曰汝既為民與我等公慚忿故從中命復起而竟
讒死於相嵩邪正不兩立身既退即與野人爭席正可以自全
而復置是身姐上欲從東門黃犬何可得耶其曰姦臣在側岳
少保且不自免千古明鑑又其時諺曰夏桂州不知休晴時不
出屋直待雨淋頭嚴介溪好痴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徐存齋慣使垂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来高字玄不要
錢一心直要柱擎天爭柔東君不見憐風刺犁然矣

御史大夫吳公

御史大夫吳公時來以諫議奏劾分宜父子奸貪誤國語太激
世廟太怒廷鞠問是誰所使曰為孔子孟子所使又問此何語
曰孔孟教臣為臣當如此是其所使也天顏少霽得釋戍邊地
詔復職李維寅談

分宜子世蕃

分宜相當國時朝貴以筵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盃
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蕃出嗔父喚已
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徹如掃諸
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某公旦有朝事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
驢前告以故得獨從後門出復迤邐步至前街得與馬歸蕃之
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翅君門萬
里有客方病脾蕃知之故與飲噉終日不令起有旁門皆閉其
人強自持及上馬渡穢即時及趾蕃卧吐唾皆美如以口承之
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後籍沒其家予里某君方理
其郡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委棄織成綾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
一出以容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

歲終數之為淫壽焉驕侈傲誕如此不亡何待尚書趙文華者
蕃狎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罽織成雙陸點位
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千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之
對打而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寒月腕皆不出曰
肉雙陸與香唾孟正可以作對則所謂肉屏風不足論矣一日
蕃謂趙曰華馬趙即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
馬杙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呼白作白狗一日令人以煤塗
面曰此黑狗也白狗華馬又可作對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
典故邊事机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亦實出
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日益深也以任
子秉樞衡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
有言分宜之入百萬金華亭之二百萬頃皆近欲所未有然以

其富言而相業固徑庭矣

新婦言動

予里有嫁女於山中者半道大雪夜宿於所親家其家但知甦
女以火而喧雜中遺婿僵坐客堂女獨曰婿有火乎家始火及
於婿得甦周侍御言其里黃安有嫁女者隆寒渡河壻馬驚墮
即起之無衣可更女令人盡去壻濕衣而出綿被裹壻納輿中
自乘馬歸是夜婚合此言而得其當也行而得其當也即非可
宜言宜行之時而不失其正所謂權而得中乃禮也聞是時人
皆賢智二女而二婿終身篤愛有加也故禮本人情權生於變
即兒女子倉卒自有義何由外

夷虜雪禍

予嘗阻雪泊舟蕪湖其中人告我往歲倭寇過河下以所掠婦

女數百人半是粉黛韶秀皆相連裸而拽船俟其作孽故卒砍
繩令其顛仆露醜以為笑資又在其地以嬰兒攢疊作塚積柴
焚之亦皆鼓掌頌暗揚中舍謂達虜昔破石州以城中婦女小
足皆從脛截斷載之盈大車而去其在庚戌虜犯都城掠得婦
女皆裸淫於馬鞍之上故令城上人見之而沿邊擄人以皮條
穿婦人項下骨聯綴之逐馬奔歸則其恒也又正德間流賊劉
六七彌河北諸藩每破城獲婦女皆挾令裸卧荒野彌望千
百俟其傳殮醉飽鼓而群淫之以為樂今細人居平世恒喜其
亂蓋不知其禍也

續斷舌

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久其夫知之挾
婦齧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

處急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
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詎常期期不如其舊可咲也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公怒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群疑禮教毋減於分中喜怒毋
溢於法外母偏信為所賣母偏向為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
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纔興徐停氣
以思之怒初萌遽猛省以遏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
莫硃確以沽名母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
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閑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
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芳綠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放得下

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起學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
競害則撓汨汨然役于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耻之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微然拂意泰
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汨汨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沒
會沒理軼軼然臨境上殼依々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
戚戚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

